

回家的路

回家的路 0

C 騎著摩托車。下山。沿著登輝大道往海邊的另一頭加速。遠方綠油油山巒一片。

這是回家的路，但回家之後要做什麼，C 也沒個打算。

兩眼茫然，彷彿除了盯著前方的柏油路、頂上的紅綠燈，就沒有任何精神力欣賞時速 80 閃過的兩旁風景。

倒也沒差，對於這條回家的路早已熟悉，南北往來，連測速照像都調查仔細。

只是此刻的心情沒有那麼平靜

習慣在中途休息，停一家便利商店買個飲料抽根煙，讓屁股鬆弛、讓手腕活動。

夏日正午的陽光似乎可以直接點燃手上的煙。

沒抽兩口，C 彈開夾在手指中的煙。

催動機車油門駛離便利商店的招牌下，煙蒂似乎還在磁磚上滾動沒有停止點點星火，緩緩燃燒著。

淡水關渡五股泰山新莊龜山桃園中壢楊梅湖口新豐竹北新竹。

這是回家的路會穿越的城鎮，C 總是記得很清楚。

口中念念有詞，但風很大，分不清楚聽不出來他是在碎碎念還是在唱歌。

歌聲很柔，唱高音輕飄飄的一點都不費力。應該說他很投入感情。

沒有雨，但 C 的左臉濕濕的，放開抓住煞車的左手，用手背往臉上一擦。

回家的路剩一半了。

回家的路 1

楊梅到湖口的這一段筆直更沒有起伏，旁邊是車流不息的高速公路，C 總是習慣將安全帽取下，讓醞著熱風的暑氣從他耳梢臉龐拂過。

雖然長頭髮也會因此打結，沒有額外重量強壓著還是令 C 感到比較舒服；過彎的速度沒有減緩。

壓車。C 的鬢毛細細長長貼著耳際。

如果沒記錯，這是回家的路上最後一個右轉；C 的記性一向很好，認路認人，還有瑣碎的往事。

別人忘得一乾二淨的事，C 總是記得清清楚楚。可是 C 反而討厭擁有這樣的腦袋瓜子。

上半身是純白的 T 恤，圖案花紋都沒有，下半身是淺色的牛仔褲，右腿的膝蓋部分還破了個洞，是大二暑假某一晚，從網咖包台整夜後一群好朋友堅持要打籃球所造成的。

來不及換運動褲的 C 就這麼盡情磨損他那淺藍色的牛仔褲，還有彷彿浪費不完的青春。

想到了這個片段，雖然沒有碰到適合的寂寥夜晚佐著月色配著喝不完的酒來高談闊論往昔，但嘴角是上揚的。

脫下放在腳踏墊上的安全帽又被拿起，左右挪移調整戴穩，C 的耳朵聽到"搭"一聲扣上的聲音。

眼睛的目光也發現快到市區，快到家了。

回家的路 2

沿著鐵路是最後到回家的路。

沒有直接往家裡駛去，而是到他念的國小拜訪。

蹬高腳往裡面望了一望，放暑假的校園當然沒有穿整齊制服的學生跟樸實老氣的教師。

車停在圍牆旁，踏著自己的摩托車翻牆進去。

大門是開著迎接著 C，只是他習慣這樣的方式，十年前的他肩上總是得背著書包翻越。

現在負擔輕鬆多了嗎？C 也沒有答案。

聳了聳肩，騎車好歹也有一個多鐘頭，手不痠不疼才奇怪。

拿起了十圓硬幣大小、姆指厚度的石頭往漫無人跡的操場丟去，橢圓形的跑道旁邊的兩隻黃色土狗受到驚嚇，兩步併作一步往中間廣場的草皮躲去，然後盯著 C 觀察著。

按了按自己右手的肩窩，順時鐘轉了近十圈，C 覺得舒服多了。

C 的肩窩很好看，一半是因為瘦的緣故骨頭鼓出的明顯，一半則是凹陷的弧度讓人感到舒適安穩。

將下巴側著緊緊貼在 C 的肩窩睡覺，就彷彿兩塊吻合的拼圖靠近在一起。

這是 L 說的。

走著，又丟了塊石頭，姆指般大小、十圓厚度，朝教室前面長方型的池塘丟去。

啪、啪、啪！三個彈跳。濺起的水花在陽光的照耀下閃的五顏六色。

用雙手緊抓圍牆上緣奮力一躍，右腳一蹬左腳一勾，順著腰力滾過到圍牆的另一邊。

瞥過頭，拍了拍滿是灰塵沙土的雙手。

池塘那頭水滴還沒落回綠綠的苔上，石頭還沒沉入青青的水中，C 的肩膀卻更沉重。

回家的路 3

總算走在往家的樓梯上。

五樓。

輕按了聲門鈴。C 是有鑰匙的，但從小習慣按門鈴發出叮咚的聲響，雖然知道沒有人會特地為他開門，右手卻仍不自覺往鞋櫃上那灰色凸點觸碰。

C 的口中、心中，同時一陣叮咚，很疼的痛。

這次眼前的咖啡色大門倒是在門鈴餘音沒結束前打開。一切反而讓 C 不自在，想喘一口氣，畢竟一口氣爬上五樓，外加這份恐懼。

「累嗎！」

知道媽媽一定會這樣問他，沒什麼不對，可是就是不喜歡。

「你的額頭真像爸爸。」

也知道媽媽接下來會用食指觸摸他的額頭，像雨刷般左右來回掃視，然後從眉心鼻樑鼻頭滑下。

人中才停止，再緩緩且不捨地離開 C 的上唇。

不排斥媽媽這樣子的方式來靠近自己，但他討厭媽媽說他的額頭跟爸爸神似。是因為 C 對於爸爸的記憶沒有比媽媽多而不滿，或是他心中一直沒有辦法原諒爸爸的離開而氣憤。

這兩種感覺很細膩，C 分不出來。

想起來 L 的思緒最敏銳，什麼情感影響了 L，L 都會在她身體、心理偷偷做個印記。

L 告訴 C 這是珍惜彼此、珍惜最愛你的人的儀式。

C 哼著張信哲的回來一曲副歌，是 L 很喜歡的一首歌。

高亢的音調揚起，C 閃過媽媽的眼光，往 18 歲前最屬於自我的天地步去；過了客廳左轉第一間，皮膚色的雕刻木板門，它是自己青少年時期與外界隔離的屏障與避風港。

開門。關門。

『我被放逐的心 又要往哪裡去』

哼著歌，C 覺得這才算回到了自己的家。

回家的路 4

W 的皮鞋光亮，深紫色黑底，但褲子衣服很休閒，整個人的服裝造型有點不搭。

趕路。

W 走出巷口揮手招了部計程車。W 很高大，要側著身體再彎下頭才能把自己完全塞進去眼前的這空間。

坐定，透著黑色遮陽玻璃凝視著天空；晴朗的日子，藍色的大氣層漂著絲絲雲煙。

傍晚的落日餘暉肯定漂亮。想起小時候在南部鄉下鹽村給爺爺牽著手走在鹽上刺刺癢癢的曾經。

相信的，是因為他目睹而確定。

「麻煩開快一點！」

W 有一個人急著要見。

計程車追不上太陽下山的速度，一抹橘黃已經渲染在 W 的眼前。

下車。W 繼續走了一段距離，等在紅綠燈前的 W 站得挺拔，不彎曲駝背很有朝氣。

走在斑馬線上，W 的每一步踏得很有韻律感，像是天才鋼琴家擺動雙手恣意彈奏；如果能夠把耳朵貼在柏油路上聆聽，故事也會油然而生，只是曲風悲傷勝過歡愉。

屬於 W 的旋律停止。他走上那棟十多層樓的米色建築物，一樓是經營鐵板燒、二到五樓是二輪電影院、六樓是東方酒店，再往上的樓層只見廣告招牌布幕遮蓋不得而知。

走到電梯旁邊，坐在櫃台的小弟趕緊起身問好。

上樓。電梯直昇的時光 W 並沒有浪費，撥了撥分邊岔出的幾根頭髮，順著髮窩壓了下去。

這一棟建築物，從地下室往天空延伸的凸字型建築是他奮鬥的結晶，成功的自信寫在鏡子裡拉直襯衫領子的 W 臉上明顯。

爺爺說鹽田的結晶怕雨，離開南部終於有個躲雨的壁壘，而真正粗鹽的模樣，卻也想都想不起來。

W 按了壓克力方格上的 6。

回家的路 5

W 的辦公室沒有特別之處，一個年屆五十的中年男子牆上擺佈的不是歐洲名家畫作也非明清山水墨跡。

而是職棒選手打者緊盯著投手專注的神情。

Barry Bonds，舊金山巨人隊球員；倒是今年受禁藥風波影響，加上開刀復健整年球季宣告報銷。

海報上黑人炯炯有神的眼睛盯著 W。

今年的獲利比往年衰退很多，過了這個夏天，下半季更是關鍵所在，而且就要結婚，不積極努力一點是不行。

繞過鐵灰色的長方型桌子，重重地把身子跌放在黑色的沙發椅子上，耐不住後座力，椅子順勢往後滑退撞到了牆壁。

將頭靠在牆壁和椅背上緣，仰起頭，看著懸掛在天花板上的吊扇還有白亮的燈泡。閉上眼睛。

五個光點閃在瞬間黑幕中，又睜開眼，風扇的葉片似乎靜止在眼前不動。W 覺得很特別，一連開閉眼睛幾回欣賞突來的新鮮事。

打斷 W 放空冥想的是一陣急促敲門聲。

「進來吧！門沒鎖。」

穿著咖啡色套裝推開門的是秘書，把這個禮拜林林總總的行程交代，順便詢問需要飲料與否，W 揮揮手示意不用。

工作上忙碌、業務的接洽對 W 都不會有太大負擔或壓力，讓他一個頭兩個大的是迫在眉睫的婚禮。

W 深愛現在身邊的這個女人，雖然她結過婚，但他確定她的表現是絕對而非相對，她已經不在乎前夫。

昨晚就在她家中過夜，她的味道、溫度都深刻地保存在自己的呼吸中，就連身上衣物都是她從兒子衣櫃借來的。

想起昨夜跟早晨的兩次纏綿，W 在激烈的做愛中表現近乎完美，溫柔且持久，進攻中帶著野性的兇猛，任何互動真實而自然。

"砰！"

並非憶起了最高潮的興奮時刻，而是風猛力帶上秘書剛離去沒關好門，聲響又將冥想敲回現實。

W 爲什麼對結婚逃避呢？他愛這個即將陪他走向紅毯另一邊的人，也相信他和她的組合是幸福美滿。

頭靠著椅背的 W 坐直，彎了頭盯著身上的這裝扮，他發現在意的是她的兒子。可能覺得自己沒有做好當爸爸的準備吧。

雙手撐住沙發椅的兩旁把手而起身，走向浴室打算洗個冷水澡，換掉這令人發噁的打扮。

回家的路 6

L 長得很清秀，笑起來更是好看，兩頰的酒窩洋溢著歡愉，讓人心曠神怡，就像夏日搖動手中的冰涼罐裝可樂；打開，汨汨流出的泡沫賞心悅目；入喉，舒暢而沒有負擔。

但泡沫消失之後，半罐無氣糖水飲料，就雷同大部分時間的 L，無精打采若有所思。

坐在晃動的公車上，晚上十點半。應該是末班車，L 打開車窗，公車緩緩的駛上高架橋。

"咚咚！"

脖子像沒有多餘的力氣支撐一樣，頭直落落地跌在玻璃窗上；撞擊的聲音還驚動了坐在左邊的老婦人。

很喜歡看夜景，L 看著車水馬龍閃爍的燈光游移，著迷奇幻光譜構成的圖案讓 L 感到很簡單很自然；對於白日的風景多半沒有興趣，但夜晚獨有的燈光、月光倒是陶醉其中。

酒窩浮現，短暫地連玻璃都來不及映照。

下高架橋，公車回歸平面的道路。

"爲什麼醫生要說我有憂鬱症呢？" L 在按鈴下車前拉著吊環思索著。L 的好惡很明顯，遇到不喜歡的或是不知道怎麼面對的，都會用強烈的肢體行爲來抵

制。不過 L 不會傷害別人。

L 總是不公平地懲罰自己。

"那又爲什麼朋友要說這樣的我愛鑽牛角尖呢？" L 實在沒有頭緒，步伐越來越小卻漸行漸快。

轉進暗巷，高掛的路燈打在 L 的背上，想起了今天下午在公園坐在翹翹板上的場景。

耐不住自己突發的情緒，準備伸手往黑色提袋搜尋面紙，但掏出的卻是醫生開給她抗憂鬱的藥包。

弱小的影子停止不動，消失在公寓的入口。

不明白自己的男朋友怎麼又何時愛上她的，又爲何我的秘密他都知道。L 回想起她在鞦韆上一字一語訴說著他對她的好，並且耐心聽的對方教訓自己的不是。L 肯定是自己還不夠好，所以他才離開了我；有千萬種可能在神經元跟突觸之間反應。

發現或許是因爲對方在鞦韆上蕩得高，而自己在低位的翹翹板被壓制，所以才忘了反擊。

放下了男朋友的 L，手中卻緊握著白色藥錠。

剎那間，每顆藥丸變得跟高爾夫球一樣巨大。腦中閃過 C 過去曾對她說的話。

甩甩自己的頭，清醒地抓住桌上的透明水杯；三分之一的熱水、三分之二的冷水，溫溫的好潤喉，也方便 L 吞藥。

藥從食道滾落到胃底。

L 把剩下半杯的水喝完，還是覺得很渴。

回家的路 7

服了藥，L 感到頭昏昏的，還是必須先餵小白吃東西，好歹牠也餓了一整天。

小白是 L 養的狗。正如其名，雪白的毛是最醒目的特徵，L 就這樣高興地喚著牠，在爸爸將牠帶回家養的那一天；才一進門，L 就衝過去緊抱著，像小時候爸爸將自己高舉，然後彷彿坐遊樂場咖啡杯般快速旋轉。

L 覺得自己喜歡的小白也不討厭，直到三年後，L 還是維持這個習慣，像紀念著爸爸的離開。

小白跟主人很像，L 不多話小白也不愛叫，牠安靜地在一旁吃著、扒著、啃著，應該是餓急，碟子被小白轉來倒去，發出鏘鏘的聲音。

彎下腰把碟子裝了些水，L 摸摸小白的耳朵，蠻乾淨，還不用清洗。

廚房的燈光很暗，只有一盞夜燈亮著；也不是因爲省電，只是害怕吵到大家睡覺。所謂的大家，其實只有媽媽而已。

小白竄進牠的紅色小屋後，L 的家只聽得到冰箱發出嗡嗡聲。

L 有時候會覺得小白比牠幸運，有人會抱著牠，距離靠近天堂；小白可以隨時躲進屬於自己的窩，不用熄滅家中僅存的光亮。牠可以跑累了製造失蹤讓她尋

覓整個午後，她走失了就算落淚哭泣也沒有用，就連小白睡前的水都喝得那麼甜美，不像自己的帶著藥味苦澀。

明天是週末，對 L 的世界似乎不具差別。

藥效產生，頭像被重重壓著，像小時候在國小操場玩跳馬，同學算的步伐不對，雙手沒按到 L 的背，卻支在 L 的後腦往前撐起。

一陣暈眩在那個下課的結束鐘聲響起，同學爭先恐後怪罪她沒蹲下去，都責備 L 沒將頭縮進去，才害同學跌倒左腳膝蓋破皮擦傷。

輕微腦震盪。但對於童年的知識而言，見血就是受傷者的勝利。

輸了整個學期，L 都耿耿於懷在自己沒有當個好馬背。

不是 L 健忘，但之後轉學，那個學期的人事物就被拉遠，就像服過藥的視線和現實之間。

想到很久沒帶小白去國小散步，那個玩跳馬遊戲無憂無慮的十分鐘，好像就近在眼前，好像時光倒流可以挽回些什麼。

像拯救這個家庭一樣。

幸福是淡淡暈厥，L 的房間沒有絲毫光源。

回家的路 8

回家的路，其實距離都是一樣的。

「過去五十年，政府透過保護與獎勵等經濟性管制措施來發展工業與貿易，以高關稅與禁止進口來保護國內企業，以租稅減免及優惠融資來鼓勵投資與外銷。」

「長久以來，台灣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管制政策，創造了龐大的既得利益，就發展經驗觀之，在民國七十年代，其目的在透過產業政策、保護政策、外匯政策與金融政策等管制性措施，來保護與發展特定產業。」

「然而憑產業政策與金融工具，並不足以使政府所欲建立的策略性產業獲得發展，蓋任何新興產業在生產初期，其競爭力皆不足以應付來自於國外相似產品之競爭，若政府對新興產業不予以保護，這些產業就極有可能會被淘汰。因之，政府勢必需在推動產業政策之同時也建立起貿易保護，俾使這些產業得以在國內市場茁壯。」

「政府爲了加速發展經濟，以致相當程度地介入了經濟活動，惟過去的管制政策嚴重影響行政效率，導致政府官員貪瀆惡化，如今已阻礙經濟進一步發展。爲提昇國家競爭力，政府必須減少對經濟的管制，讓市場機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一般以爲，行政程序愈繁雜，就愈會降低行政效率，提供不肖官員上下其手的貪污機會。職是之故，政府必須從制度面著手，全面精簡政府體制、解除管制提升效率，澄清吏治。」

「鹽業，就是很明顯的案例。」 W 這樣訴說著。

回家的路 9

「台鹽總廠幾十年來面臨著台灣整體經濟發展，在人力老化及工資成本不斷高漲衝擊下，台鹽不願如經濟部所屬的各公司紛紛關廠命運，於是力謀對策。」

「曬鹽這門行業慢慢沒落，但沒落也總不能每年請政府提撥經費貼補。『遇缺不補』的做法會造成沒人曬鹽，鹽灘如空出來，就責請編制內的員工去補缺、去過水，到鹽灘結晶時才請臨時工採收，亦即將承攬戶的鹽灘，以遇缺不補的方式逐漸收回統一作業。」

「除此之外，昔日海運不便，進口鹽成本比國內生產高，現在航海業發達運費低廉，加上外國曬鹽淨蒸發量竟然是台灣三倍；他們的鹽灘鹽層厚、結晶也厚，成本相對降低；近年來國內廠商對鹽的品質要求極高，爲了不願購買品質稍差的國內鹽，還有處理而惹來環保問題，紛紛捨近求遠購買外國鹽。」

「產業外移更是雪上加霜，醃製梅的廠商，每年都要向台鹽購買上萬噸以上的鹽，在發現大陸的梅子大、果肉厚、工資低廉，做出來的梅子成本低，因此產業外移，台鹽就失去這筆生意。」

什麼會改變回家的欲望？

經濟起飛，十大建設落成，交通網絡的方便性提昇了回家的速率。鐵路、高速公路，甚至空運，都是利用時間拉近空間的選擇。

可以騎著屬於自己的摩托車奔馳，但家裡除了自己的房間盡是陌生。

能搭乘客運回家，心中卻滿載憂慮，家跟旅館沒有太大差別。

也許不同的世代，所屬的生活經驗完全不同是關鍵所在。

可能一輩子都會踏著鐵馬，但騎在田野小徑的快活是童年壓箱寶的回憶。

可能要走路翻山越嶺上學，腳上還沒有合身的鞋，不過蟬鳴的陪伴比塞車的喇叭鳴叫聲悅耳。

回家的路是被拉近，還是拉遠。

『廢省而言，其所涉及的主要問題就是行政效率，台灣省土地面積占台灣地區面積百分之九十八，人口占百分之七十九點七四，與中央目前轄區重疊度極高。省之下仍轄有縣市與鄉鎮二級，在地方三級政府架構上隸屬關係多，致使行政上層層相轉，決策過程拉長，嚴重影響行政效率。』

西元 1998 台灣省廢省，變成台灣。

C 忘不了這一年，C 記得爸爸是怎麼經商失敗離開的。

媽媽告訴 C 說政府保護了爸爸很多年，當政府棄爸爸於不顧後，爸爸也棄我們於不顧。

C 覺得爸爸有他的苦衷，媽媽才是放棄的人，放棄維持家的毅力。

隔年，西元 1999，台灣歌手張信哲發行【回來】專輯。

回家的路 10

C 記得他在客廳玩積木的光陰，常常會被來找爸爸的客人不小心碰倒或撞歪；用長方型正方型橢圓形拱型木塊堆疊而成的城堡，總是經不起他們的摧殘。

「去旁邊玩好不好。」

爸爸總是會輕聲地安慰，C 並不會因為心血毀損大半而感到心灰意冷。靜靜地把積木挪移到旁邊，但不會離開爸爸的視線。

C 知道爸爸偶爾會注意他，然後跟喝茶聊天的朋友豪氣地說有這個兒子多驕傲，在灰暗的角落似乎有燈光投射，C 不會放過表現禮貌的時機，大方地微笑回禮，非常討人喜歡，並且覺得萬般受寵。

C 也以爸爸自豪。

媽媽勾著爸爸的手一起坐在客廳的沙發上陪老朋友喝茶時，他們總是親暱喊著爸爸"小龍"；之後當媽媽氣憤地打開被鎚打的鐵門，那個整身酒味的叔叔攙扶著也是醉醺醺的爸爸上樓，告別前喊著"龍哥再見"。

後來門被討債的人一腳踹開，發現媽媽啜泣地躲在以前自己玩積木的牆角，那些人怒氣沖沖地問著"叫你們龍董別躲，敢作敢當"。

當爸爸位高權重時，才發現自己記不得上一次看到爸爸是哪一個季節、哪一個月份、又日曆上的阿拉伯數字是黑色還是紅色。

高三，第一次應付警察的問題，不是有關於戶口名簿上的核對。

「書讀得多果然有好處！」C 在衣櫃前回憶並且喃喃自語。

特別是看到卡其色的那套高中制服，雖然樸素，穿起來也不透氣，但畢竟是第一志願，再土的人穿著也會感到意氣風發、不可一世。

食指觸摸用綠色綿線繡上的學號，橫線與橫線之間的溝痕 C 的指甲彈弄著。

這套制服彷彿天方夜譚的魔毯，把 C 載送到台北的大學念書，離開了現在的這個房屋、房間、房門。大一上學期的那堂通識課，C 才知道爸爸遠走高飛的理由。

「書念得多真的有好處！」牙齒啃著右手大拇指的指甲，C 覺得自己的想法對極了，並且默默地點著頭。

C 的爸爸原本靠接中影文化城的節目的 case 賺錢。1998 廢省，人事也跟著搬風，不止，應該算大地震。自此之後缺乏承包的源頭，新進的機器沒有收入付款，接洽的案子又因為經費擱置，走向跟地下錢莊借錢的不歸路。

不歸路的地獄，爸爸的車票可能只買了單程。

右手手指拉出兩排白牙，伸手進衣櫃取下藍的的空衣架。

「幹！是怎樣！」

發現自己的衣服有少，怒氣沖沖，特別是發現那件是爸爸以前買給他的白色 POLO 衫。

"砰！"

C 把衣櫃的門甩上，也暫把回憶打住。

窗戶透進暮色，夕陽像是落淚的紅眼睛，是緊盯著 C，還是表達著 C。

回家的路 11

M 的眼睛很吸引人，眼白似純淨的鮮奶顏色，血絲像入海前的支流密而廣，但卻不掩蓋瞳孔的黑亮。

「妳的眼睛好像會說話耶！」這是 M 聽過最多人形容的方式，而且都會拉尾音上揚。

現在 M 睡著，眼袋腫大，很明顯是哭過，而且是哭著哭著睡去；床邊的擦過眼淚、擤過鼻涕的衛生紙被風吹散，在褐色木板地上滾來滾去。

畢業典禮結束，M 就坐朋友的車回家。說朋友其實太疏遠，上個禮拜學期成績還沒公佈之前，她們還一起在淡水漁人碼頭的橋上聊家常、談未來，他還貼心地準備仙女棒。

不過他延畢，嚷著說不想擔誤她的青春。

「分手吧！」他斬釘截鐵地對 M 說。

只是他不敢直視 M 的眼睛，她知道他有事瞞著她；除了他喜歡看 M 的深邃眼睛之外，他一向講話都會專注盯著對方，很認真很肯定。

M 也是這樣愛上他的，這些片段當然忘不了，也特別容易在夢中出現。

驚醒。

剛夢中漆黑的畫面，就像那天有了營造浪漫的仙女棒卻尋覓不著打火機，她沒有發光的火炬，身邊更失去他，一個人孤寂的碼頭橋邊。M 陣陣哆嗦。

一時之間也分不清楚自己睡了多久，此刻黃昏抑或清晨。

M 揉揉眼睛，翻動左手手腕看了看錶。

16:26

右手伸長抓到枕頭旁面紙盒後的手機。4 通未接電話。

想到還有約，趕緊從床舖上將自己挪移到浴室。

乳白色的平台上有兩把梳子，一把是自己的扁梳，一把是梳家裡那隻笨狗的。突然 M 的眼眶又泛起淚光。

從台北剛回到家就昏睡的 M 除了在愛情的場上被痛擊之外，平時彷彿充當 M 情感防護員的愛狗笨笨也老邁過世。

拿起捲著白毛的梳子左右擺動，憶及以前最愛在草地上牽著他厚實的手，然後看著笨狗時而奔馳時而玩耍；故事場景好像童話般的恩愛甜蜜天長地久。

這輩子再也不去那傷心地，M 對著鏡子告訴自己。

回家的路，要求前男友跟她舊地重遊，期待有挽回的餘地，讓保留在包包裡的仙女棒可能有燃放的機會。

「有什麼好回去的，拜託妳直接回家。沒心情跟妳鬧了！」

忍著淚水的 M 在停等紅綠燈時往前推他，順著力道一股氣跳下機車，往曾經美好圓滿的中心點奔去，然後穿越。那是她回家必須經過的路。

鏡子中右手手肘、兩腳膝蓋因為使盡一切氣力後發軟跌倒而擦傷瘀血，很痛，卻遙不及心痛的糾結。

一根根拔除纏繞在梳子笨狗的白色毛髮；M 越覺得難過，回家的路人事全非。
"碰"

長痛不如短痛，梳子傾斜四十五度靠在垃圾桶上層，再將鐵桶一踢，成堆的衛生紙滑落覆蓋住狗梳。

M 拿起了自己的扁梳，順了順他要她留的長髮。

回家的路 12

M 在街角的便利商店等公車，躊躇了沒五分鐘興起，決定走去，一步步踏在白色分隔線上。

暑假結束的 M 要被送到美國念傳播碩士；送去，代表著不是出於自願，M 一點意願都沒有離開台灣出外深造。

只是也不知道如何拒絕父母的期望；M 覺得失去了目標，還有他。

這樣順著圍牆走會到傷心地，心中浮出不願。下坡，腳好死不死停不下來，我也沒有辦法。

M 這樣告訴自己。

觸景生情，想到四年前撿到他的狗而認識他的經過。青澀羞怯的大男孩，連衣服都紮進牛仔褲的腰際裡，往事如跑馬燈閃過，M 的悲傷少了那麼一些。

或許還有可能。

M 找到安慰自己最好的方法。

他很體貼，時常會寫些情書詩篇，生病時會煮稀飯加雞精給 M 滋補身體；送 M 回家，也會確定 M 上電梯到自己租賃的套房後電話道過再見才會離開；他從不遲到，每次約會都提前準備行程；還會帶 M 定期做運動，他總是說節食的減肥不健康，強拉 M 慢跑打球游泳。

一定會有以後，M 的悲傷隨著加快的步伐揚長而去。

只是他戒不掉抽煙的壞習慣讓 M 有點微詞，不過 M 跟他約法三章各退一步，和他的感情很有規劃很理智。

一 約會前要把打火機丟掉。

二 跟朋友出去 M 在身邊，煙由 M 保管。

三 性愛時不能有煙味 更不能抽事後煙。

記不得丟掉的打火機有多少，倒是妥善保存著他寄放的香煙。732 根，安安穩穩地堆積在巧克力捲心酥吃剩的壓克力桶子裡。

似乎有研究證明少抽一根可以多六分鐘寶貴的壽命，想到自己每次幫他延長的生命足足有半年之多就突增驕傲，肯定是他心裡認可的稱職女朋友。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M 好想再緊握他的手，有淡淡煙草香的手。

M 的父母很不喜歡他，除了經濟能力上不對等外，對他的家庭關係複雜也不滿意。總之門不當戶不對，怎麼看他都不順眼。

的確，M 的他窮到連學費都要自己籌錢。

都怪他太體貼，讓我不要有牽掛地出國，所以忍著傷心裝壞人跟我分手，只是接下來的日子誰會照顧他！

M 真的很愛他，很愛他。

天色漸黑，兩旁的鳳凰樹更遮掩最後夕照，呼呼的風把瀏海吹亂，M 左手一

撥擋到眼睛的頭髮，看到頂上霓虹燈的招牌發現目的地到了。

進入那棟建築的時候剛好整個天暗了下來，夜晚了。

回家的路 13

C 騎了二個多小時的車，身體是疲憊的。只是不想讓自己靜下來，胡思亂想是此刻喪膽鐘、奪魂鈴。

下樓。

大學生的暑假比較早，大約六月中旬就開始。準備去對街的雜貨店買包香煙的 C 還可以看到提著便當抓著水壺揹著書包的國小生。

隱約之中耳朵還能聽見便當盒裡的湯匙因為擺動撞擊產生的聲響。三個小朋友從 C 的面前走過，右邊的最矮小低著頭、左邊那個胖胖的還穿著名牌球鞋、中間的皮膚黝黑，回憶的金屬敲擊聲就是由他產生的。

C 曾轉學過一次，在人生地不熟的校園，是躲在爸爸的身後偷偷摸摸走進來的，辦理一些手續文件後一位女老師把 C 領走，然後爸爸緩緩地走在後面，東張西望不知道在打量什麼；C 一邊注意女老師帶領的路徑，一邊頻頻回頭觀察爸爸是否還在呼救能及的距離。

當時的 C 認定老師是壞人、怪物，最多攻擊花樣的魔王，而且女的更恐怖，電影桃太郎中的老巫婆就是最佳證明。

站在茶色講台上自我介紹時覺得兩腳發軟，當旁邊女老師爲了安撫 C，將滿是皺紋的右手硬生生按在頭上時，C 體會到夏天在烈日玩耍時沒戴帽子全身氣力用盡發軟的中暑前兆。

才一開口，C 就確定自己會暈倒。

「小帥哥，講話呀！」

當全班同學跟老師轉頭望向傳出天籟的方向，C 也趁機將頭移開如同烈陽的手掌。

眼神緊盯著靠在後面牆壁的爸爸，C 發現爸爸連站的位置都很完美，「愛的天地」依弧形四個大字穩穩地就平貼在爸爸的背後。當爸爸從公佈欄最右邊愛的天地走到最左邊模範生表揚時，C 正好介紹完自己。

很可惜我們都沒辦法當場聽到，C 真的說得很好很完整，超過一個小學生言語表達的水平。

因爲 C 是很認真地向最尊敬最佩服的爸爸在報告，條理分明簡潔有力。

雖然爸爸離去的時候不小心衣服勾到固定照片的圖釘，三位模範生笑得燦爛的照片就咻地飄落地上，爸爸光亮的黑皮鞋還來不及煞車就踩到照片裡男同學的臉。班上的驚駭聲由低轉高，覺得爸爸對老師出招攻擊實在無形之中。之後一個禮拜的中午，C 的爸爸都會帶便當給他跟妹妹，然後輕放在窗台的溝槽上，卻用湯匙重重地敲擊便當的鐵蓋子。

"鏘鏘，鏘！"

聲音結束之後，全班同學把視線從窗戶移到黑板後，老師就會微笑地點點頭跟 C 的爸爸示意，然後要 C 去把飯盒領走。

這一刻 C 非常驕傲，甚至猜想年青還沒生下我之前的爸爸真正身份會不會是鐵雄，不然怎麼敢跟惡魔黨的爪牙作對。

每天放學與妹妹牽著手回家的路上，C 跟妹妹都會比較私底下認識的爸爸多偉大多無所不能。

看到小胖子跟矮冬瓜向小黑鬼揮手道別時，替只能形單影隻返家的小黑鬼感嘆童年真不美好。或許是自己的童年多采多姿，青少年時期才會那麼坎坷吧，C 又替小黑鬼的未來應該會比自己順遂而再嘆一口氣。

兩口氣吐的急促，瞬間飄連在一起，剛好壓在一隻咖啡色水蟻身上，讓牠從 C 喉嚨的高度降下到胸前。

發現振翅飛舞的水蟻，抬頭朝天空望去。

要下雨了。

回家的路 14

W 跟面前的女孩講解社會的轉型還有大環境的變遷，大概是要突顯自己的能力還有前瞻性。

她是以前曾經在電影院打工的女孩，這個暑假想再回來重操舊業，畢竟工作內容熟悉駕輕就熟。

W 很高興她願意回來作暑期工讀；過去的經驗使 W 對於她很信任，甚至可以說得上喜歡，當然啦！誰不會想接觸年紀二十出頭的青春大學生，特別是她的眼睛迷人帶電；目不轉睛盯著對方的 W 想到這個快樂的夏天興奮莫名，似乎忘記過幾天是要走紅毯結婚的人。

沒辦法，她連靜靜地坐在原地不動都難以讓人不注意，冷氣從她背後吹送，拂過髮際 W 對於她的香更難以抗拒。

她是 M。

「我需要一筆錢，有辦法先預支嗎？」不想在 W 冗長的演說中插嘴，忍不住開門見山直接要求。

「一萬夠嗎？這樣妳七月都要全天班喔！」

「不夠，有別的辦法嗎？」雖然是 M 在要求，但語氣咄咄逼人。

「那妳是要做陪酒嗎？我可以幫妳詢問一下酒店經理。」

「倒也不用，謝謝！」

數字上萬，短時間 M 竟然需要這麼一大筆錢；父母對錢管得嚴，家裡雖然富裕，但 M 的手頭存款倒是少得可憐。

怎麼辦，嘴巴說起來是很平淡無事，實際上的 M 卻因慌張地揉捏自己的雙手；看來除了 W 之外，沒有別的管道。

「錢要多少我給妳，跟我上床吧！」

可以發現 W 除了在商場強勢之外，在感情，或許應該算是性愛上也是單刀直入不迂迴；但這一刀不是想刺進 M 的心，而是白嫩纖細的身體。

冷氣太涼吧，兩個人幾乎同時站了起來。

W 覺得 M 是要離去。也好，至少沒有飽我兩拳。

M 想 W 走到窗邊是爲了化解尷尬吧，他旁邊那張黑人棒球員海報真是醜態，要我跟這種人做愛實在不能接受。

爲什麼會往這方面去思考呢！她大概在安慰自己眼前的對象還算不錯。答應的字句 M 脫不出口，但頭微微點了兩下。

時間大約停止了一分鐘，或許更久。

W 迫不及待地衝過去，一股男性對青春女孩的饑渴展露無遺，兇猛地激烈地粗暴地運用肢體發洩著。

用盡額頭臉頰眼皮的肌肉，使勁，再使勁，M 想緊緊地閉上眼睛。

冷氣似乎是停止運轉。汗水淋漓的 W 用手擦去耳鬢到下巴的汗水，想到自己剛剛才洗完澡，全身清爽地做愛一定很讓對方貼心。這筆錢花得真值得呀！

"滴答，滴答。"

聽著外頭的落雨聲，M 的淚水從鑽石般璀璨的眼睛流出。

應該是陣雨，一下就結束了。

回家的路 15

不算早，L 在中午甦醒，陽光從外頭的樺樹穿透，疏葉被風吹動搖曳。

是被一閃一閃的日照給刺痛。

沒睡飽的 L 一手撥開蓋在腰際的藍色毯子，揉揉眼睛甩甩頭髮然後彎起身來，一個迅速轉身再下床。

突然感到一陣暈眩，是貧血的老毛病，不嚴重，趕緊又坐下來，右手扶著床架。這時 L 才算完全醒過來。

昨晚睡前確定的計劃還有些微的印象。雖然說好天氣隨時可能出現，但 L 的好心情可是難得一見。

選了件淺藍色 T 恤，準備刷牙洗臉。

浴室總是亂糟糟，牙刷永遠不在架上，牙膏條的蓋子一定沒蓋好，馬桶座墊始終忘記拿起來，就連吹風機都直接放在洗手台上，根本不把性命當一回事；L 一邊刷牙一邊用空閒的左手收拾趕著上班的媽媽留下的殘局。

"咕嚕咕嚕！"

吐下最後一口水的 L 總是像童心未泯的小朋友抬高頭張開嘴，用喉頭的力量讓水在口中滾動然後發出那樣的聲音，才覺得自己的牙齒刷的晶瑩剔透。

L 的爸爸是如此告訴她的。

聽到小白在呼叫，匆忙出門的媽媽肯定又沒餵牠吃東西；只剩乾狗糧了，打開餐櫃的 L 只發現這項小白能吃的食物。

「在外面再買吧！」

蹲下來壓住小白的頭左右擺動，L 把牠當作聰明的人類問說。

「好不好呀！」

反正 L 就要帶小白去溜答兜風，買狗食方便又順路。小白的頭開始上下晃動

表示贊同。

L 控制著小白，看著牠的反應然後發笑。

好天氣跟好心情，L 換上難得穿出門的白色蛋糕裙，還有藍色有根涼鞋，右肩背著白色的包包。

身上是藍天白雲，腳底下是海水湛藍。

國小的操場旁左邊有兩座籃球場，右邊是司令台跟簡單的遊樂設施。

受爸爸跟哥哥影響，L 挺喜歡看別人打棒球，正好橢圓形跑道中間草地有人比賽。讓小白臥在自己的腳邊，然後坐在階梯上樹蔭下看著那位身材矮小的投手一次次暴投，打者無心戀戰揮擊等保送。

哥哥小時候比他們厲害多了。

拿起白色包包裡的 CD 隨身聽，解開纏繞的黑線，然後將兩顆彈珠大小的耳機按進耳朵；L 把音量開得極小，除了歌手的優雅聲音外還混雜大自然偶爾的間奏，當安打出現時還可以聽到孩童大喊的嘶叫。

爸爸總是偏心地只陪哥哥打棒球。

閉上了眼睛聽著這首最近排行榜上冠軍新曲。

再睜開眼睛，發現小白看到擦棒滾向籃球場的球而興奮地衝過去，再發現球剛好卡在籃球架下的鐵柱中間，小白找不到球最後的去向而繞著生鏽的鐵柱奔跑，最後發現則是前男友左手牽著新女朋友傾斜身體用右手把卡在架裡的球取出的畫面。

L 看著他使盡地將球投還給草地裡比賽的小朋友，眼睛望著劃在天空中的拋物線。

兩個彈跳球重回投手手套，小白也心安地停止牠的打轉，搖著尾巴慢慢跑回階梯，然後靠在 L 的白色包包還有鐵灰色的 CD 隨身聽旁趴了下來，吐了數次舌頭喘了幾口氣。

比賽結束，輸贏因為球都被打飛不見而判定平手，在兩隊在草坪中央握手言和的那一剎，L 在家吞了整罐數十顆滿嘴的安眠藥自殺。

小白撐著眼皮不敢睡，還在夜色如墨的漆黑中等待 L，忠實的模樣令人動容。

倒是 L 睡得很沉，卻再也醒不過來了。

回家的路 16

運氣不錯，C 的身邊恰好出現他打算要搭乘的公車，順手一招，禿頭司機也好心停車。

掏掏褲袋的零錢，滑入投錢的壓克力桶子內，司機豪邁地換檔加速；沒站穩的 C 拐了左腳，抓住鐵竿跌跌撞撞坐在旁邊的位子。

抓抓自己的頭髮，然後看看坐在前方的司機的頭頂光亮，記起爸爸的頭髮也是那麼少。

剛開始還會猛笑爸爸童山濯濯，直到偶然在爸爸的房間看到他照片年青模樣竟跟自己那麼相像。C 那一刻有點感動，也有點害怕。

爸爸很喜歡帶 C 打棒球，兩個人傳接球練習也可以渡過整個下午，而且風雨無阻；又摸摸後腦的頭髮，想著小時候淋太多酸雨會不會有後遺症。

再看著前方發亮體，怎麼都覺得頂上有著涼意。起身關掉上方的冷氣，按了下車鈴，望了望外面的雨勢。

「有你的！」

喃喃自語的 C 應該害怕頭髮被滂沱大雨沖走吧！不過倒也更像爸爸，只是時間稍嫌太早了點。

下車。

經過荒廢的眷村改建地後，走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海邊。

吸了好大的一口氣，好鹹好噏，C 好想哭。

下雨又加上漲潮，熟悉這裡環境的 C 目視算了一下浪濤不會捲到自己的安全距離，坐在石堆上兩手環抱彎屈雙腳。這是過去 C 常帶妹妹來的地方。

妹妹過世之後，C 有秘密要告訴她都會習慣來到這裡，彷彿妹妹此刻就在旁邊依偎安靜地聽著。

「妳告訴哥哥，要我念一間離海邊很近的學校，哥哥做到了，只是沒機會帶妳到北海岸聽海浪唱歌夜色弄舞，妳總說，窗戶吹進的風是這裡潮汐揚起的，每次有風吹進哥哥在淡水的窗戶，就會很想騎著車到那海邊告訴妳哥哥真的能體會，真的懂妳的感覺，哥哥好想妳，好想妳！」

「妳知道嗎，媽媽過幾天要結婚了。哥哥是拖油瓶吧！會連累媽媽！哥哥原本想說大學畢業就可以找個工作就算先當兵也好，哪知老師看哥哥不順眼把我當掉，害哥哥延畢啦！怎麼辦，哥哥也不知道。」

「不打算跟媽媽說啦，反正媽媽也不會管我們了吧！為什麼她明明愛上別人，要跟別的男人結婚，還在我面前假裝很想念爸爸呢！」

「這裡好黑，哥哥也看不到自己的未來，為什麼不讓我追隨妳跟爸爸？為什麼？」

數不清多少顆碎石在這段告訴妹妹的話中被投入大海，大雨下得吵雜掩蓋水花濺起的撲通聲。

只看到 C 的右手不停地拉到背後再使命往前甩。

如果握的是縫線棒球，C 的爸爸肯定因為球質球速精進接得感動。然後稱讚 C 孺子可教。

石頭還是石頭，爸爸也不會再拿著棒球手套出現。

麻痛襲擊的負荷過量的肩膀，用左手的姆指按了按右邊肩窩，又將左手打開，緩緩地拍著自己的肩頭至胸膛，就像母親哄著嬰兒睡覺輕輕柔柔，一拍又一拍。

爸爸離開 C 跟妹妹的那一年，妹妹都要躺在哥哥的肩窩才能睡著，C 總是自誇爸爸訓練的肩膀不怕壓，妹妹笑著這是睡在 C 身邊的最佳位置，要代替爸爸教練的職位。

耀眼的紅藍燈閃爍在身後，一位警察從車上出來拿把黑傘撐著走到旁邊。

「先生，這裡危險喔！麻煩盡速離開。」

「妹妹晚安，哥哥要回家啦！回家幹麻呢？哥哥我也不知道。」

C的妹妹是L，四年前自殺過世。當天，在台北念書而來不及見到L最後一面。

回家的路 17

M在浴室裡待了良久，花了很多時間沖洗下體；雖然是夏天，但浴室水氣瀰漫，感覺得出來洗澡的水滾燙。

其實M的反應不算激動強烈，如果仔細再推敲她和W的對話，或許會有不同的體悟。

在電影院打過工的M會不知道時薪多少嗎？會不清楚自己需要的錢暑期打工賺不到嗎？是W想犯罪的精神可佳又時機恰好，或者M早有計劃卻只是不想主動提出，抑或各取所需來一段對話純屬性愛前的巧思情趣。

男未娶女未嫁，如此男歡女愛實在沒有可議之處。也許是不應該用金錢衡量性行為，但是交換的不只是肉體的互動嗎！試問你我小時候到動物園騎乘馬兒繞場使用者要不要付費。

"要"

W走到浴室門口貼心地問著M要毛巾擦身體嗎。

「有沒有不是你的衣服可以給我穿。」

走到暗紅色的檀木衣架，W挑了件下午洗澡後換下的POLO衫掛在門把上。

熱水器因為停止運轉發出轟隆隆的響聲，步出浴室的米色地板M發現W已離去，濕漉漉的雙腳在門檻前的地毯踏了踏，走到辦公桌前拿起了正面寫著偌大英文字母M的信封，打開，算了算裡面用橡皮筋綑綁的千元鈔票後，一把將信封彎折塞近褲子後面的口袋。

M咳了兩聲，是W留下的煙味嗆鼻。很疼，是跌倒後膝蓋的傷口碰觸到水的關係。

雖然身上多了一筆錢，但M捨不得花錢買雨傘或坐計程車，有騎樓跟雨棚也視若無睹，淋著雨形單影隻等候公車。

回家的路，拉著吊環搖搖晃晃，口中一直唱著前男朋友最喜歡的歌。

『我們再也回不去了，對不對，眼看就要讓滿心遺憾為愛受罪.....』

再拿出信封時，那用黑色原子筆寫下的M已經模糊看不清楚。心的兩次糾纏也化為死結。

回家的路 18

太陽從東方地平線冉冉升起，W起個特早，畢竟是自己大喜之日，有很多事情還要招呼。中午的喜宴更是關鍵，愛面子的W席開50桌，看來連結婚喜酒都想大賺禮金一筆。

「結婚不是應該要回台南老家光宗耀祖嗎？怎麼選在新竹呢？大家不都要跑老遠一趟！」親朋好友都這麼問說。

但選擇在這裡舉行 W 感到意氣風發。回家的路他們熟悉，W 卻不記得。

鞭炮聲持續大約三分鐘，碎屑灰燼飄在海產大王的門口，陽光被自動門擋在門外。穿西裝打領帶的男生進門覺得舒服透氣得多，套裝長裙的女士也不必擔心曬黑。

C 倒是覺得不自在，不喜歡周圍人交換名片裝熱絡搏感情賣笑臉的態度，而且這麼悶的時候不能吞雲吐霧更是難受。

"咻...咻！"

自動門開。自動門關。

C 上次見到那麼多親戚是在妹妹的喪禮，是不是四年不夠久，怎麼他們的嘴臉都沒變，看了就討厭。

眼前突如其來救護車閃過眼簾，C 的眼神被吸引住，直到車子闖過下下個紅綠燈然後遠遠地超過視力所及範圍化成白點。

四年前趕到醫院見不到妹妹最後一面，只能看到妹妹被推出病房然後送到救護車內；C 也跟了上去坐在媽媽的旁邊，媽媽倒是被 C 嚇了一跳。

「妹妹也走了。」

許多話當下很想問媽媽，但也知道於事無補；只是媽媽伸出冷冰冰的手要抱住 C 時，C 往旁邊移過去，躲開了這個擁抱、這個相依為命的暗示。

沒有活人救只有死人送的救護車也不再鳴笛，回家的路好安靜。

重新帶給家裡聲音還有溫情的是妹妹臨終前去國小溜狗散步時攜帶 CD 而留下的空盒及歌詞本。

C 去唱片行買了張新的放進客廳黑色的音響，緩緩推進去按了 PLAY。

『過去很熟悉，現在不懂你，想看你眼睛，你卻給我背影。就像滿天星，都跌進大海裡，我被放逐的心，又要往那裡去…』

喇叭流出淡淡的前奏，接下來的部分 C 一邊和著唱一邊輕鬆地跟著音樂哭。

「這不是張信哲的歌嗎？妹妹那時候最喜歡聽了。」

終於跟媽媽關係不再像陌生人，終於 C 可以好好哭一場。

煙快吸到屁股，C 用中指跟姆指作弓隨手往大馬路上一彈。

「你怎麼壞毛病都不改呀。」旁邊的女生好像在跟自己講話。

猛然回頭，驚覺聲音竟然那麼像他的前女友。

回頭，自動門關上。

"怎麼連背影都那麼像！"

回家的路 19

找了全不認識的一桌坐下，C 在左邊保留了座位給妹妹。

心裡想著她不可能知道媽媽要結婚才對，C 很確定自己沒有跟她透露這件事；眼神表現出 C 的不安寧，四處察看前女友的身影。

可能是被太陽曬昏頭了吧！C 安撫著自己，拿起裝滿芭樂汁的玻璃杯一乾而盡，再換上筷子準備夾個小菜吃吃，快到嘴的小魚土豆卻一個不小心落在大紅桌布上。

「我可以坐這裡嗎？」

她詢問著 C 這個位置有人坐嗎。她是 C 的前女友。

剎那間也想不到如何回應，只好把剛掉落在碗附近的土豆夾起來放入口中，倒了杯冰涼的柳橙汁入喉。這才有勇氣回答。

「坐吧。」

其實還沒等到 C 吐出這兩個字，她早就坐在應該是 L 的位置上穩穩的，然後用她銳利的眼神的眼眸看著 C。

「妳怎麼不跟我說是你媽媽要結婚...」

一連串 C 也記不得她囉嗦了些什麼，總之話一停，她就離開了；開頭之外，大概結尾那一句 C 聽得最清楚。

「.....那這件衣服幫我還你爸爸吧！還是你習慣叫他叔叔。」

白色 POLP 衫，是 C 衣櫃少掉的那一件。C 覺得沒有頭緒更感到莫名其妙，右手撐住桌子站了起來，再喝了杯芭樂汁，覺得柳橙汁比較冰，還想再倒杯來舒緩此刻的情緒。

輕輕的鐵罐被 C 舉起傾斜，滴下了兩三顆橘色水珠落入玻璃杯。

自動門開。

杯子加上幾乎空無的果汁的重量 C 卻無力握住，然後直線跌破在光亮大理石地板上。

C 想朝她離去的方式追過去。

自動門關。

C 被一個深厚的擁抱阻擋。妨礙 C 問個仔細機會的不是喜宴中的佳賓，不是穿梭上菜的服務生，而是媽媽。

「這就是我的寶貝兒子。」

所謂的寶貝兒子狠狠地拉開被媽媽勾住腰部的雙手，再一手按住媽媽手肘推開這個世界上至親的人。

自動門開，冷氣從門的上緣吹送。

「好涼呀！」

門口聚集的人群齊聲發出讚揚，但也擋住 C 搜尋她的視線。

「抽什麼煙呀！幹！」

騎著摩托車離去的 C 不忘對他們咆哮，想著如果不是因為媽媽突然抱住我，不是因為他們白痴擋在門口，現在我也不用騎車在大太陽下找她。

她是 C 的前女朋友。她是 M。

回家的路 20

W 當然看到 C 推開他媽媽，也是自己老婆的場景，於是企圖轉移大家焦點。

「來來來！大家猜猜我們怎麼認識的呀！」

台下鼓譟的聲音竄起，賓客的注意力馬上重心放回舞台上的新郎官跟美嬌娘。

「大家都知道我很愛看棒球，新竹球場有比賽我就會準時報到，有一天呀，我就發現她每次都一個人在外野靠近計分板的角落孤獨地看球，然後就坐過去跟她聊個天；久而久之，我們就固定把看棒球當作是約會啦！」

「說出來其實我也不介意，她當時會去看棒球是因為她前夫很迷職棒，以前有比賽就會自己去享受，把她丟在家裡。她在家看不懂轉播，也沒人跟她解說，所以教她看球的人可是我呢！也是因為這樣我才打動她的。」

W 愉悅地講到這樣，會心地對老婆眨了眨眼，逗得全場哄堂大笑。

「她還說她雖然看不懂，可是每次看到球員穿著整齊服裝上場比賽，然後在比賽中因奔跑而弄得滿身髒，就是想到自己的寶貝兒子小時候的可愛模樣，每次她說到這裡都會哭呢！看得我心疼得要命。」

「我想打球怎麼會有出息呢！妳看以前紅葉少棒成員現在哪個大紅大紫，早就被人們遺忘了不是嗎！好在我那時沒有拿木棒打輪胎練習，要不然現在哪能熱熱鬧鬧辦場婚禮呢……」

菜越上越快，W 的話一止，賓客都低頭扒著碗中飯搶著桌上菜。

肢體語言過於矯揉造作，靜在不言中或許讓一切輕鬆。

C 的車廂放著爸爸買給他而今天 M 歸還的 POLO 衫，油表騎到了紅區。騎進加油站，C 要站員把機車油箱加滿。不過不是為了再尋找 M 問個仔細。

"都分手了不是嗎？不過真不知道妹妹的狗怎麼了！"

當初 C 和 M 認識就是因為小白，也就是 M 在學校撿到的那隻笨狗。

順著鐵路往回家的反方向騎去，印象中好像回來歌曲的 MTV 也是騎著車在鐵道旁經過，C 閉上眼睛努力回想那片段的畫面。

"哄隆哄隆！"

一列班車呼嘯從面前駛過，橘色的莒光號彷彿中午的柳橙汁滾入 C 的嘴裡喉頭食道然後到胃。

新竹竹北新豐湖口楊梅中壢桃園龜山新莊泰山五股關渡淡水。

M 不再坐在車子的後座，這一趟路程花費的時間也比從前少了些；還是闖紅燈、轉彎壓車，C 就是想趕快離開所謂的家。

只是他無論怎麼騎，都在同一條回家的路，而唱著妹妹喜歡的歌時還是會不自覺地泛起淚光。

回家的路 21

暑假過去。

九月，天氣還是一樣的炎熱，也當然是開學的時節。

C 在租賃的房間中滿身汗昏睡，連學費都繳交不起，當然也別提吹冷氣這種

享受。

"噏...噏..."

好在手機沒有窮到被停話，在塑膠巧拼上因為振動作響，也吵醒了 C。

「你幹嘛不來學校上課？」

「助教喔！我正打算辦理休學的事宜。」

「休學？你有沒有搞錯。」

「沒有呀！我也不想，只是.....」一半是因為 C 在考慮怎麼開口，一半是助教接話反應實在迅雷不及掩耳。

「都付學費了為什麼不來念，你也真奇怪！」

「學費？我哪有交？」

「你現在辦休學只能退三分之一，很划不來喔！」

「有人幫我交學費.....」

「對呀！看筆跡應該是女生，她寄了個信封來，裡面放了你這學期的學費；少了三十七塊還是助教我貼的呢！」

「有沒留字條！」

「助教倒沒注意，應該是沒有，信封也丟了，怎麼樣，你也不知道是誰喔！」

「我也不知道.....」

「喔！助教知道了。她在信封正面有署名。」

「妳想起來啦！是誰？到底會是誰？」

「笨耶！你媽媽呀！不然會是誰？」

「我媽...」

「反正你記得給我來上課！」

M

是 Mother 沒錯吧！助教把剛從垃圾桶撿出攤平的紙團再投進去，然後掛上電話。

覺得窗邊吹來涼爽的風。

不管身上白色汗衫海灘褲腳下藍天白雲拖鞋，C 急著衝下樓將鑰匙插入摩托車轉動發動。

知道妹妹在海邊等著自己，再順著潮汐揚起的海風一起回家。